

陇南白马人

民俗文化研究

故事卷

邱雷生 蒲向明 主编

LONGNAN BAIMAREN

MINGSU

WENHUA YANJIU



甘肃人民出版社



故
事
卷

陇南白马人 民俗文化研究

LONGNAN BAIMAREN
MINSU
WENHUA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研究. 故事卷 / 邱雷生, 蒲向明主编
.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26-04042-3

I. ①陇… II. ①邱… ②蒲…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陇南市②民间故事—文学研究—陇南市 IV. ①
K892.442.3②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5034 号

责任编辑: 马海亮

装帧设计: 马吉庆

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

主编 邱雷生 蒲向明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2 字数 384 千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978-7-226-04042-3 定价: 45.00 元

民族民俗文化的活化石

——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总序

邱正保

早在上古时期，陇南就具备了适宜人类童年阶段生存繁衍的优越自然条件，是农耕文明、渔猎文明与游牧文明文化圈的交会区，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还要早千余年的大地湾文化，在陇南大地也有遗存；大地湾文化之后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周秦文化在陇南均有广泛而密集的分布。

陇南又是伏羲、女娲、黄帝等有重大影响的远古神话人物传说的流传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人文积淀，造就了陇南特殊的历史地位，既有扼陇蜀咽喉、控南北要冲的自然地理形势，又有碰撞融合、百花竞放、多姿多彩的文化奇观，并由此衍变形成了丰富的民俗文化。正是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特殊环境，孕育、产生和传承了陇南独有的白马人民俗文化，也正是由于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的承载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使其成为我们研究民族民俗文化弥足珍贵的“活化石”。具体而言，白马民俗文化的珍贵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鲜明的民族文化个性。白马民俗文化首先表现在其独特的

服饰、色彩、舞蹈、语言和曲调，以及生产劳作、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自然崇拜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规范和“约定”，与羌、藏等其他民族存在明显区别。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和民族斗争中，这种文化个性起到了联结、凝聚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直至今天，仍然是白马人民族情结与文化的纽带。

（二）民俗文化遗产的相对完整性。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民俗文化往往以口传身授为基本传承方式。综观各少数民族历史，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民俗文化在这种简单易讹、蜕变无常的传承过程中，或遗失，或变异，大多难以完整传承下来。但陇南白马人，却较多地保存着相对完整的民俗文化形态。究其原因，不外乎地理因素和民族心理因素两个方面。所谓地理因素，是指白马人长期生活在高山峻岭之间，环境比较封闭，受外界文化的渗透和影响较少，利于传统民俗文化的完整保存；所谓民族心理因素，是指白马人民俗文化说到底是一种民族情结，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有极强的传承需求。在民俗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这两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给民俗文化的完整保留提供了可能。

（三）民族民俗学意义的活化石标本。内涵丰富的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不论是物质民俗、社会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基本处于原生状态，这就给我们研究其产生、发展、演进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关于白马人的族源，学界有多种观点，但比较倾向于氏人说。古氏人是一个古老而强悍的民族，曾叱咤历史风云，建立过仇池国、前秦、后汉等政权，对我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在历史巨流的激荡中，氏民族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尤其遗憾的是，由于氏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民俗文化资料的保存仅散见于一些历史文献，且显得异常支离破碎，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从这个层面说，作为古氏民俗文化的直接继承者陇南白马人，其保留至今的民族民俗文化无疑对

研究氏族历史与文化具有化石般的意义。

然而，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传承的现实形势却并不容乐观。首先，白马人传承后续乏人。陇南白马人集中聚居在文县铁楼藏族乡的13个村寨和石鸡坝乡的3个村寨，总人口仅有3000余人。据陇南市政协2007年9月的调查，在整个白马人族群中，具备民俗文化完整传授能力的70岁以上老人只有4人，且3人身体状况不佳，民俗文化传播面临濒危之境；同时，许多白马人尤其中年人和年轻人的民族心理随着现代信息文明的强力渗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衣着服饰，甚至语言、歌舞形态等多方面，都极力向非本民族化演进，且势头愈来愈烈，民俗文化传播后继乏人。其次，白马人的民族语言在快速消失。白马人虽然没有创立自己的文字，却有自己的语言。然而，现在相当一些词汇已经无人能够解释其意义，成了“呆词汇”，而且随着和外界接触领域的不断扩大，这种“呆词汇”数量还在快速累加。再次，白马人生存的生活环境在迅速改变。“5.12”汶川特大地震，给距震中直线距离只有百余公里的白马村寨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全乡95%的房屋倒塌或成为危房，百分之百的公路被毁，十余人受伤。这一毁灭性灾难，使许多白马人民俗文化元素迅速消失，有些已经难以完全恢复。

传承的现实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共同作用，严重威胁着白马人民俗文化的传承。这一现象，使我们感到震惊和担忧，如果不及时采取切实有力的保护措施，白马人民俗文化将随时存在从历史上彻底消亡的可能；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将是中华民族文化难以挽回的损失。基于对民族文化高度的社会责任心，2007年冬，我们组织了有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参加的视察组，对白马人民俗文化进行全面、细致、深入的专题视察，之后形成了视察报告，提出了抢救、挖掘、保护、利用白马人民俗文化的意见和建议。这个报告引起了陇南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作了重要批示。挖掘、抢救、保护白马民俗文化的工作由此拉开了序幕。

随着工作的深入发展，我们适时地提出了《关于文县铁楼藏族乡在“5.12”地震中受灾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支持白马人村寨在灾后重建中注意保护和体现民族民居建筑特色的建议案》、《关于支持文县搞好白马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的建议案》，其中《关于文县铁楼藏族乡在“5.12”地震中受灾情况的调研报告》被省政协《甘肃政协信息》和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分别刊载。这些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央和省市县有关方面对白马民俗文化保护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2008年陇南市白马民俗文化研究会成立后，一批有关白马民俗文化保护的文章见诸报端和学术刊物，作为调研首批成果的《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研究·调查资料卷》和《陇南白马民俗文化研究·论文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8月正式出版发行，白马人傩面舞“池哥昼”也被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马村寨有4人被授予“文化传承人”；一批宣传白马民俗文化的文艺作品也纷纷涌现，由陇南师专编演的舞蹈《白马河之恋》被评为“全国大专院校优秀节目”，搬上了中央电视台。白马民俗文化研究在省市有了一定影响，在学术界有了声音。

在陇南白马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保存资料、探索路子、培养人才、推进学术研究”的工作思路，将着眼长远研究与着手眼前发掘、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所谓保存资料，是指根据白马民俗文化遗产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时间着力抢救现存资料，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留住正在快速消失的文化资源，同时为白马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资料支持。前述两本书的出版，便是其阶段性成果之一。所谓探索路子，是根据陇南大文化研究的需要提出的。陇南民俗文化十分丰富，发掘、保护、传承、利用的任务相当艰巨。我们应认真总

结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的实践经验，将其有益有效的方法、措施推广到对其他文化现象的研究实践，以提升知行水平，促进陇南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将要开展的陇南秦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借鉴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业已成熟的经验。所谓培养人才，一方面是为白马人培养理论人才队伍，提高陇南现存白马人的综合素质，为传承白马人民俗文化奠定扎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要为陇南民俗文化的研究培养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强烈的钻研意识和优良的工作作风。有了这样的队伍，整个陇南的民俗文化研究才会走上新台阶，达到新水平。所谓推进学术研究，是指对资料的采集，必须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全面、科学，为专家学者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提供翔实的基础性资料，以便将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基于此，陇南市政协、陇南市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会和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作拟将研究成果编辑为《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其中的《调查资料卷》和《论文卷》已经出版社出版发行。《故事卷》、《舞蹈卷》、《歌曲卷》、《服饰卷》、《语言卷》等研究资料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我相信，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必将会有更多的优秀研究成果问世；我更相信，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白马民俗文化这朵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奇葩，一定会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里更加璀璨夺目！

是为序

2010年10月于武都

序

赵逵夫

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文字的民族，文字也只是少部分人掌握，广大人民群众靠口耳相授的故事、歌谣、传说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承传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的生活经验与文化特征。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则完全由口传的故事等保持着群体记忆，向后人告诉所走过的路程；承担着对本民族成员的教育职责，作为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给人以力量、信念，同时也给人以愉悦。民间故事和民歌，这一直是无文字的民族和有文字的民族中广大人民群众唯一的文学形式和“历史教科书”。

居住于甘肃文县铁楼、四川平武几个乡的白马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却有极其丰富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有个别的同汉族中所传的大体一样，但大部分是不同的。当然，陇南的汉族中，有的实际上是古代被同化了的氐人；白马人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也会融合入汉族、藏族的血统。所以在民间文学间都有互相扩散与交融，是自然的，但总体上来说，白马人保留着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很多学者都认为白马人是最早生活在仇池山一带的氐人的后裔，这也只是就总体

情况言之。也正由于总体上发展脉络的清楚，使我们感到了白马人口传故事的独特价值。陇南市政协、陇南市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会组织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广泛收集流传在白马人中的故事、传说，编成一书，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陇南白马人民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是截至目前收集最全面、系统、丰富的白马民间故事集。它基本包括了迄今为止能够收集到的陇南白马人所有口传民间故事资料。在此之前，虽然有许多有关白马人研究的文章和书籍，但民间故事方面，尚无专著出版。该书的出版发行，填补了这个空白。这部书收集的神话、传说、故事，反映了白马人的历史、信仰（自然崇拜）、生产生活、感情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

透过白马人的民间故事，可以清晰地看到白马人走过的历史历程，如创世史、信仰史（包括图腾崇拜、灵石崇拜、人神杂糅、自然崇拜等）、农耕史、狩猎史、民族交流史、部族权力结构状况等，从中可以看出白马人活动、发展与兴衰的历史。

这些故事全部来自民间，语言通俗易懂易记易懂，群众喜闻乐见，深入人心，是白马人茶余饭后的“话把（白马人把能够在群众中流传开来或流传下来的故事或语言叫做“话把”，按：他们的说法是：“汉人留文书，番人留话把”）”。

据邱雷生同志介绍，本书的收集整理，注重真实性，采用录音、录像、笔录等形式，忠实于讲述者讲述的原貌，较好地保留了讲述者作品的个性，不追求作品风格的统一。大部分作品朴实无华，有的少人为雕凿痕迹，甚至近于原始、野蛮和粗俗，有些看起来很幼稚，但初创时的动机和原型非常明显，反映的是白马人深层的宇宙观念和群体意识的追求。

可以看出，书中的大部分故事的情节比较完整，并具教化意义。

长时间中白马人通过故事的形式，将群体爱憎意识传播到每一个族人，使族人们向善避恶，并与邪恶进行坚决的斗争，巩固族群利益，通过教化和教化所产生的实际行为，凝聚族人。

白马人有语言而无文字，其史实全靠口传耳受，许多在传承中丢失或走样，白马人族属、历史、民俗文化研究等方面资料十分缺乏。这些民间故事，为白马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白马人许多的史事可以通过这些资料得以发现和发掘。当然，民间故事不是历史书，口传材料在流传过程中会掺杂进一些后代的東西，或受某些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异，但它毕竟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一直很重视民间文学作品的挖掘整理。此书的出版是我省民间文学挖掘与整理、研究方面的新成绩，尤其采集者深入偏僻农村，打听、访问一些年长的、能讲故事的老人进行采访的精神，值得充分肯定。采集者考虑到原生态的要求，在整理过程中，文字方面的加工比较少，因而有些方面显得比较粗糙甚至粗俗。但我想，这总比随意加工、随意补充甚至动大手术进行改编要好得多。文学工作者和从事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的同志，可以从这些比较原始的材料中发现很多文化信息，获得一些有用的材料。又由于时间的紧迫，再加上一些老人的相继去世和一些语言意义的丢失（有相当一些语言，现在已经无人能够知道其意义，无法翻译），所以该书在收集民间故事方面也有遗漏，但能抢救性地搜集到这么多，已是很大成绩。有经验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可以细心地剥离那些无意义的东西和后来粘在上面的泥土杂物而使它更美，不至因为被任意刮削而难以辨认其本来面目，而且可以肯定其中没有自作聪明的人编造的东西。这就如地下出土的古代器物，尽管破损了，陈旧不堪、泥土沙石填充其间，总比伪造的好，也比被用手术刀刮过的出土物更有研究的价值。

陇南地处雍梁之间，古代又为汉族与氐羌杂居之地，一直为北方

入川的要道。因此，留有大量独特的民俗与民间传说。又因五代以后，国家的政治中心东移，陇南变为闭塞之地，相对而言，民俗文化保留较多、较完整。因此，我认为民间文艺工作者、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在这里会淘到宝。我希望有更多的文艺工作者能关注陇南一带文化资源的发掘与研究。

是为序

2010年11月2日

目 录

CONTENTS

概述 / 001

阿尼嘎萨 / 014

月月 / 186

白马少爷 / 188

撞林和玳玉 / 193

劳美阿美盖美 / 194

阿尼泽搜毕记 / 196

世间阿婆 / 197

伏羲创世 / 200

开路神 / 201

小丫 / 203

南山娘娘 / 208

邪火神 / 209

任公道 / 211

的叫师 / 212

白马江三 / 214

狐狸和摇钱树 / 221

花狸盆 / 227

贝母整治毛鬼神 / 229

吃人婆与打陀螺 / 234

会唱歌的石头 / 240

白马石头 / 244

三角石 / 246

黑叶子树 / 247

小依奥哩 / 248

秦州客 / 267

班五郎 / 269

阿拜波与娥曼妹 / 271

放羊娃求婚 / 282

吴员外的传说 / 284

白马放牛郎和员外 / 286

乖乖鸯 / 290

五鹿 / 292

四山班家的传说 / 294

枕头坝的传说 / 297

薛堡寨的传说 / 302

堡子坪的传说 / 318

蒲池山的传说 / 338

金子沟的传说 / 355
石门瀑布的传说 / 358
红海的传说 / 359
小沟桥的传说 / 360
白马青年和素岭奇花的传说 / 364
斩脉气的传说 / 367
诸葛亮一箭之地的传说 / 368
白羽毛的传说 / 369
面具舞的传说 / 371
火圈舞的传说 / 378
抹锅墨的传说 / 380
马桑棒打老牛的传说 / 383

金丝猴的传说 / 385
大熊猫的传说 / 387
野鸡和锦鸡 / 389
红公鸡和大白鸭 / 393
独脚子的传说 / 395
勇敢的小山羊 / 397
猴子抢姑娘 / 400

杨明慧著书传史 / 403
班启明振兴面具舞 / 404
班银鱼子反清 / 405
班富荣的故事 / 413
杨铁匠杀虎 / 415
曹志忠牛圈沟打土匪 / 417

王世雄黄土梁勇杀土匪 / 418

余先生行善 / 421

杨茂云对诗教妻 / 423

美妇人智退两和尚 / 425

王大户赛诗招婿 / 426

南金的故事 / 427

梦先生的故事 / 432

勤大嫂 懒大嫂 / 435

铁楼白马人村寨的根苗 / 437

六十肖家的变迁 / 439

寨科桥的故事 / 440

迎火把的故事 / 444

九寨沟人枕头坝认娘家 / 448

薛堡寨大地震 / 449

梵业寺 / 451

巡官护田 / 452

参与调查人员 / 454

附录 / 459

后记 / 475

概 述

我们搜集的陇南白马人各种民间故事，有的是他们日常生活、劳动的真实写照；有的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依然保留着人类童年时期天真淳朴的想象和认识，鸣响着历史的回声；有的则是民俗的生动描绘，是一幅幅绚丽多姿的风情画。这些作品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和了解陇南白马人生活的过去和现在。

一、陇南白马人神话

和其他民族有自己的神话一样，白马神话是远古白马人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种种故事，是白马人族群演化初期所发生的单一事件或故事的群体记忆。它们是白马民族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由于那时（远古时代）的白马人和其他部族一样，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合理解释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他们以自己贫乏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从而产生了白马人自己的神话。

（一）陇南白马人神话的主要类型

1. 创世神话。这类神话是其族群诞生初期用幻想的形式对自然、宇宙所作的幼稚的解释和描述，反映出白马先祖对天地宇宙和人类由来的原始观念。如《创世神话》就讲述了白马人认为的人类原始时期世界的起源，从“宇宙初开”演进到“秩序规则”，再到“人类起源”。这个白马人“创世神话”属于人类演化初期的故事，它与中国神话体系的西方昆仑神话、东方蓬莱神话、南方楚神话、中原神话四大地域神话关系并不密切。虽然以西王母、盘古、女娲为代表的昆仑神话占